

世界日報

●九六四四史中話電● 界世小路佑福內城海上在 ●部業營 ●部輯編 ●

表 覽 一 刻 時 藝 游 界 世 小

▲ 日 戲 ▼
 馬俊 莊王 小燈 嘆皇 沈少 烏盆 邱德 全過 劉長 武五 馬永 行武 劉禹 臣利 黃萍 奔嬌 蓋月 艷萍 蓋樵 天雷 劉長 寶三 朱友 全五 蓋春 武十 劉雨 行六 李君 友柳
 第一層 第三層 戲
 一點至二點 六點半至七點三 五點至六點半 十點半至十二點

刻 點 二 十 至 刻 三 點 七
 集 第五 現映 劉 蓋 黃 李 蓋 朱 黃 小 沈 王 劉 張 李 王
 第六 田 雨 樵 月 艷 萍 官 奎 來 春 奎 友 燈 黑 亭 羊 臣 禹 雲 龍 金 峯 秀
 金 千 紙 一 行 武 全 行 武 全 上 賣 取 藥
 集 六十 共 寨 闔 家 大 康 村 虎 惡 臺 天 鷄 雄 原 北 計 茶

台要維樓層二

田李王周

奎永廷林玉泉

七點半至八點

幻術大套

場戲術魔

胡

慶十二點至

美

術魔新

在灘

張張葉

月素菊

六點至七點

蘇女

子

(劇)(新)

劉楊黃甘譚王

紅月笑笑笑笑

君梅天

半點至十點

演

示主華慶

張葉王

笙桂英文夢情

六點至七點

夜鬼

(子)(女)

鍾沈徐黃王

美蝶月月蘭

增玉紅翠

五點至六點

演

奇巧

裝化

雙鏡

戲法

大套

幻術

新灘

魔術

戲法

斷鬼

私家

演

情小

鸞雲

梅筱

生稚

鳳美

點五至

❀ 戲文明四 ❀

[illegible]

<p>台戲小樓</p> <p>劇新子男社陶</p> <p>宋 姚 陸 蔡 吳 葉 鏡 小 龍 龍 玉 明 解 鵲 鵬 鵬 鵬 鵬 鵬 橋 鵬 鵬 鵬 鵬 鵬</p> <p>點八至一 點六 演夜</p> <p>錯</p>		<p>簾四</p> <p>黃灘州常</p> <p>劉 朱 周 黃 周 孫 朱 辛 楊 和 仁 和 筱 泉 宜 甫 采 狗 根 太 倫 生 生 尙 卿 雲 甫 狗 根 太 尙 生 生 尙 卿 雲 甫 狗 根 太</p> <p>點二十至點八 唱演</p> <p>義妹妹</p>		<p>曲申良改樓層二</p> <p>點一十至點七</p> <p>花 邵 邵 英 月 濱 文 英 月 濱 文</p> <p>堂泉侯 演文小</p> <p>本二一</p> <p>鳳 珠 雙</p>		<p>點五至點一</p> <p>花 邵 邵 英 月 濱 文 英 月 濱 文</p> <p>堂泉侯 演文小</p> <p>本二一</p> <p>鳳 珠 雙</p>	
---	--	--	--	--	--	--	--

孫玉吳

白濁 注集德國哥納林每針一元五角不計藥費
梅毒 注針德國牌六零六花柳諸病一針包愈最速
 專治淋病 戒煙病 婦科跌打損傷接骨入聘獨步小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下午一時至四時洋一元

乾康醬園 衛生醬油

本國改良良政以謀
時代羣同業主林立勢不
此特選頭等原料精工製
鹽按時釀成上等衛生油
次第雙套更頂其青華則
成蒙種乳露名酒各色瓶
承廣利惠顧無不格外優
試方信言之不謬也

橋東開設上海法大馬路八號
本園主人啓

邵文濱

誤不期約 會堂慶喜

(曲申良改創始)

上海法租界白來士街福里六號

法界東新橋菜市街口
新開
新大興旅館
房間新式
定價低廉
招待周到
交通便利
備有電話
並送粥菜
電話中央
七三二七

陶社

向一平請鮮定牌並如堂文
 可家牛坊移明出玉色入不男明
 也小家二至色入不男明
 世界勝司一玉色入不男明
 房者條二六英銀入價內預期接
 洽或里第門太君頭頭創目誤廣
 洽還第門太君頭頭創目誤廣

香港 上海
勝記公司
 子應嘉皮陳名馳
 留謹諸頭頭
 司記江美所第
 公路上海總發
 公路上海總發

頭頭頭頭
 內內內內
 包包包包
 無無無無
 陳陳陳陳

香港 冠生園 上海

人人愛吃 衛生食品

本 品 大 本 尤用注選極旅裝製各
 園 店 糖 外 爲之重料爲行璜法種
 出 均 果 埠 相送衛精便携精得食
 品 有 食 各 宜禮生潔利帶雅當品

完 全 國 貨
 五 星 啤 酒
 高 出 舶 品
 甘 芳 適 口
 愛 國 同 胞 請 嘗 飲 之
 北 京 華 盛 雙 全 盛 隆
 總 公 司 海 南 路 四 四 號
 各 洋 貨 舖 均 有 出 售

年十四已制抵先首
告布莊帽華完

▲上海南京路大東門外陞平街

新染織工場

上海大馬路門外馬路橋

出 品 優 點

花夕法
絲光綫
毛巾鮮
漂不退色
正質地堅
新奇尺幅
目便宜
有過之無
國諸君宜
如費賜顧
租界吉祥
來號接洽

花線緞 直貢呢 紅藍紗 各樣布 固花樣 豐足價 之外貨 不及愛 一試之 請至法 街公和 可也

院醫西市海
診 送
之 希 盛 長
橋馬西橋近方門西海上址

時

對本送各僅茲列

本院
穩當
比眾
施種

[illegible]

體虛弱者須服 農商部 小半 命丹 九每 亂九 薄荷 痛止 回春 獎章 請認明

[illegible]

世界第二層

[illegible]

四川路A字七十三號

專售電料
 以式樣及
 歐式樣鮮
 代裝新到
 彩燈廣告
 上海獨步
 堅固工料

電話中話
 英一四二
 九一

注意
 國貨名目
 輪流更換
 開辦日期
 十月十七日
 四月初七
 擇於三月
 首層樓上
 房內房間
 寬敞器具
 精良且價
 目低廉裝
 飾華麗一
 折以廣招
 徠 貴客
 光顧無任
 歡迎此啟

新開東方旅館

擇於四月十七日開幕

首民國路
三層樓洋
房內房間
寬敞器具
精良且價
目低廉裝
璜華麗一
律照碼對
折以廣招
徠 貴客
光顧無任
歡迎此啟

口中華郵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口

這一向克繩祖武的戲

老詞乃「好不傷心」收煞。謂則唱「此等處確有見地。不容埋沒。」說
是這個根柢。作一小結束。不特詞異。思。曲折玄妙。尤非片言。斷不精煉盡
腔。腔亦奇則。唱至「根字」。勃然發
高。勁氣直透。然並不用腔。足見
其魄力雄厚。非丹田充足。而又善
於運用者。不能學也。」「腰纏三
載」句。「載」字落眼而腔落板。亦
是異點。此戲諷並用三個「我的兒」
是異點。此戲諷並用三個「我的兒」
。其在「回龍腔」下。其二在「親
生父母」之下。其三在「掉換你」句
之下。若君若動則謂唱此戲之後。
作三萬言之評語。可稱洋洋大觀。
而對於第二次之「我的兒」。則加以
譏刺。其實提及及其親生父母。而加
以譏刺。豈不背情理。且與「腰纏
三載」是親生子掉換你」句以下
之「我的兒」。遙遙相對。互相呼應
。章法至佳。余非故為譏氏辯護。

具如此佳。以出版。蓋書實以虛名累人之著作。是向。庶出版後。不致爲社會所笑。文章之精粗美惡不論也。全賴不幸而遇。遂到覆轍窮途之一紙堆中矣。

啞海。小風爲儂歌儂舞辭。自謂擬得世俗之賞。且可藉身後名也。予則擬以幼時所聞村軼鄉興。豆棚瓜架。閒故說。有助於名教者。一筆之。亦非政遺世俗之空言。而不翼其身後之名。特較之以滿紙情天恨海爲務者。摺心差無殊耳。

鄉間唱歌。小子也會唱一闕。詞云。天上星多月糊。和尙求錢討家婆。父母阿媽嫌我無頭髮。阿媽走來倒說光頭滑面。個好姐夫。嗚呼。愚言所播。頗令人笑。昔天下惡人心之。必較坊間流行。所謂不知所爲者。更覺有味也。

三。更無餘時智儂之不拘格律。以制服之。胡亂爲笑家學孫之大氣磅礴。已屬不易。故學當黑籍大戶之稱。劇戲劉之拔高不尖。聲韻來自丹田者。吸其烟不。至少須連尤爲難能。以故劉派學生之後起無人。即使借鑒惡人者。如鴛鴦聲。夕盛裝赴劉寓。爲之裝唱至後段。鮮有不聲嘶力竭者也。以情話。劉性本好色。

下榻處。每晚
張延齡之可謂至今
羞分。
而劉猶姊妹淘三個字。不知道斷送了多少好人家的兒女。憐芳的人。何嘗是壞貨有煩言。就是不好。也很清清白白的。那天為了自己情虛。跑出去一問姊妹淘。知彼野兒已經回來了。憐芳一副尋事面孔。向樓上一走。老郭也是自己情虛。不敢擺出男人架子。忍氣吞聲爬上樓來。低低的問道：你昨天在戲園子用妙策裏和道綽來的那位朋友。遇到的麼？憐芳聽那話兒來了。嚥口回答道：不足。我不到在意。老實說。我坐在戲園內。一心一意看戲。從不行留神別家。非不敢擺出男人架子。忍氣吞聲爬上樓來。低低的問道：你昨天在戲園子用妙策裏和道綽來的那位朋友。遇到的麼？憐芳聽那話兒來了。嚥口回答道：不足。我不到在意。老實說。我坐在戲園內。一心一意看戲。從不行留神別家。

的。比不得那些爛心爛肺的東西。眼睛直溜溜。沒了好戲。專門管人家的閒帳。說到這裏。忽然聽見老郭長衫袋內。圍腰上戳出了。憐芳就伸手過去一抽。老郭不提防他手快眼快。已把袋裡的東西搶了去了。却原來是幾塊香雲縐紗的樣子。憐芳面聲問道：這東西要來何用。誰叫你剪的。老郭吞吞吐吐道：不是家託我剪。那是老郭的妻子。從廣東帶彼之足病。來。叫我替她去攬攬主顧。憐芳道：你到兼做了拐客了。

提審席。西風作惡。圯我皮膚。以哀軍閭之婦孺也。夜

○第四回 善調排互認耶舅 假募化養種子

(七) (四)

海上覺夢人

書 明 說
本三二九第 集六節集五第
決定命人身虧頭疑時走見一訪
不遺追沿子鏡兒庶肯當臨威館
處以趕山紫威風高富向威館
以刑於石繩紅絲有人感人長猛
計對上冒錦上孫即有威人狠打
險之險遊南江報口報長無不死
面而之賦行用謂平左功望則
相石人前漸急舉名手愛後不見
大盤山時沿翠龜石已受辱不和
原來已絕聲石前赴傷多言
峰威氏已絕聲石前赴傷多言
降威氏再抽割放拿威氏怒密
之前之山越刺奪威氏亞格爾
奔氏力知一將左威盜來入漢
以此是跳左手威盜提離入室
梯阻危於樹梢下威盜屋門凶
帶爲所上轉伸下意意中我
領所垂再換長已去走之時

[illegible]

徐順興與紙號

紗街坊帖專印中西文字樣計開書絲
製照相銅版鑄品五彩紙精
抽墨線綢緞絨絨各種雜
貨蘇扇賬冊一應俱全凡
貴客採購賜顧無任歡迎
之至

電話中央五六二號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

俞伯明先生為上海文瀾君之高足自來學淵溫為滋蘭先生
文孫甥親上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開設診所存
壽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李平書 夏慶雲 謝誠軒
介紹人 金百川 余伯陶 殷受田

第三回 極古碗方撫台訓子 近羣花獸公子上堂

方貴見小橋是個頑頭。肚子笑得生疼。忙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我們到後面去談罷。小橋當下跟了方貴，就走了。南京的制台衙門。小橋是中山王徐達的賜第。後面的花園很大。兩人到了後邊亭子上。方貴悄悄地道：你見了大爺。後面不是天天飭着你去讀書麼。那時你便做出個恍惚愁懣樣子來。大人問你爲甚這樣。你就說父親年紀大了。事情又多。一部書白鬚子。白得同銀絲一樣。總得想法保養。保養纔是。兒子讀書的事。自然也很重要。但是目下是要中西並重。兒子想暫在衙門裏讀一門中國書。不濟事的。上海學堂很多。請父親揀個靠得住的。送了兒子去。可免了父親操心。將來三五歲讀過了。送出洋去。畢業回來。耀祖榮宗。又好像父親分勞些責任。總算完了兒子一輩子志願了。怎麼一祖家。包你爸爸拍着你的肩膀。口內不住的稱讚你道：好兒子。乖兒子。像豫方家的後人。准定送你上海去讀書吧。方貴一面說。一面伸手在小橋肩膀上拍着。鞋子裏暗啞底又笑個不了。

計。刁與發財。即自居於緇紳之列。去春東省舉行第三屆選舉。刁大散席之後。徐先生便喚女兒端正熱水。拿出乾淨衣服來。他就先洗了個澡。換上衣服。然後走到中間內。在當中一個椅上坐下。便請三位朋友做客人。把親生女兒和嗣子多喚到面前叮囑道：「再等一刻。」

他的壽限已到了。就死掉了。身後一切。我早已料理妥貼。祇要等我斷氣。便一樣一樣會上門來的。我連家自都都整起來。

青

故博之爲乃然此當屬眼前事。後來事。懸難千萬。倍於此時。而兄頗獨任之。決計不再累妹。此等言語。平日固常言之。今日之所以脆脆引伸言往日所常言者。恐妹此時含冤莫訴之故。因生他心。兄所以慰妹焉。兄與妹素。已詳細問悉其父母之辭。因未回信。故未回妹言。不久妻又有回音。再告妹。兄晚白。此時絳香已屢催舅哥。是以草草書復。墨華淡淡。真所謂書致催報墨未還也。絳香急取書。晚哥尚欲細看一過。但書已納之懷中。笑向晚哥曰。來恐中有錯誤。懼主司之數罰耶。乃知如絳香之慢心。如是者數日。每日常有書。甚至有日之數函者。絳香往反亦不厭。蓋晚哥秋煩。既不見兒。意欲憑書爲筆談。絳香亦以爲欲秋煩公子。處此境地。推之情。揆之理。皆非過。故甘爲之作情天中管管使。一日晚。晚哥又至晚哥處。樂不可支。謂晚哥曰。明日。公子必當以爲當使以何物賜婢。晚哥曰。論姊之勢。必當餉錢以酬功。特何必明日。我終不解。絳香曰。必許重贖。婢子始肯爲報喜菊尼。晚哥曰。姊當回

蟄廬戲言
秋雁

生曰淨未丑。缺一不足以成戲班。
五者之中。苟習之能精。則皆足以
致盛名。獨秦腔黑頭。數十年來。
無有以茲得名者。一席虛。八百黑
頭。皆秦腔之淨角。然名都不顯。或
謂因秦腔淨色。皆邊淺角。無一正
工戲。此所以君子之語爲竄口。勿
爲牛後者。

于紫雲爲于四保之親女。昔在遼陽
。名小四珠。因小四寶小四玉等諸
女伶。均出四保門下。故以師兄弟
排行輩。其時年紀尚小。後在京師

不逮伯也。無其類之超羣雲。蓋乎其
德十倍。不過論其武工之實在。尙
值十倍。不過論其武工之實在。尙
值十倍。不過論其武工之實在。尙

小月來。完其概。于之習武其戲小
。並未得師傅真秘。凡所能者。皆
憑其天資聰高。竊取得來。根柢不
如他人也。

秦腔。道以尖喉爲主。最宜於草原
。小香木故得負盛世之譽。在昔
。此種聲調。盛行於北方。蓋南北
爲口音關係。不耐開此。近則北人
亦不樂此。秦腔之勢力。日見衰微

矣。

不過千金。我死之後。二百金作這件事。蘇州年老之人爲喪中費用。除贖下來。嗣子和女得的。可不是我扯謊兒。各人拿了四百金去。女兒服侍一原理。可是我也不明白了我半世。這點也應得的了。至於奇怪而已。

敢問於民哀

釋世

。大概多曉。已顯然如斬斷暫是定矣。

。若是研究那。也祇好說。

。編輯完了。

記者

將利祿二字看得平淡。將生命二字看得輕微。方能營革命事業。凡我舊侶。抱斯宗旨。千生萬死。前仆後繼。始能奏辛亥之大功。功成身退。自憐平民。方是真正之革命黨生。苟貪利祿。染指杯羹。謂非離群負義。我未敢信。而尚謂然自以爲。吾能取信。而向謂然自以爲。孫氏水火爲己任。無怪爲前清走狗。笑罵並施。摘搬索編。體膚無。蓋亦存由自取也。

昔我佛山人有四海神交集之作。述其生平神交之友人。藉留爪。邇者。本報總編輯姚民良君。亦嘔鳴小志之著。不僅限於神交友。凡與彼相識之人。將一筆之書。并述相識前後之經過情由。論負義之輩。凡有瓜葛者。皆須陳。此編擬在本報披露。雖曉有。然未免有問罪他人之處。余

哈爾濱之刀牌議員

濱江有目不認工之勞神刁子明，善逢迎。精吹笛。嘗居鹽民語之能工砥砢曉曉之術。與鹽民知事爭張蘭君。時爲莫逆。蓋張乃縣中富家。熟悉情形。時時以刁爲傀儡。庶便於搏噬。刁亦甘爲虎皮。可擅作威召義。不能得利。刁不假張之威。不能發財。二三年來。張與刁各搜羅千萬之鉅。而尤以刁爲最。富家子之地皮。爲漁利之藪。放之先。張先呈明吉林省長。謂開闢此地爲商埠。准商民自由墾闢。及

勞家。使在其倒暈時。則全日無一親友。而獨有叔右一輩。陽生關或可敷衍。殺家決不能演。并無暈那時。渠名不聞。且叔右有癖。英莖在時。渠未嘗使日行配重頭戲。余在劉開府。配角有嬌。金福經端景等。是日英莖石頭演家坡。約其烏龍院。爲諸姑眷輩。是日英莖演探母。且此時在票間其烏龍院。爲諸姑眷輩。是日英莖演探母。且此時在票間又蘭芳演於大內時甚少。而單內所列重戲甚多。白門樓

況已倒屣
冠。余叔翁
冠雞文。觀其
在孫多義文。
芬。故稱曰君
皮串。未嘗於
律以現金報謝

大徵求

上海豫園之掌故固已有尊家紀載然其園有連帶關係之人物
物品素無專著譬如老福興之演汁麵及精細筍筍黃糖阿四大殿前之
東橄欖賣鬚人之口勁等皆有可紀之價值如有此類文字見惠當
律以現金報謝

於陰曆五月初三之前惠賜關於端午之文字無論小說小傳筆記
劇集雜劇等等皆所歡迎

跛劉別傳

名之曰三斬一探一碰。以及泥池會封侯等數折。自彼歿後。效由者亦有人。然皆盲馬策道。蓋劉之腔轉調。以激昂甚務。嗓子不夠。劉初次來滬。與真小桂尙唱黑頭。隸湖北路春舞台地址。名不甚著。隸某舞台。時某舞台。

海天弔日樓小說話

難。并。不。有。之。法。
到。并。不。有。之。法。
寫。得。出。一。字。否。
吾。友。朱。雲。光。綺。年。主。觀。能。作。小。詩。殊。具。韻。致。近。有。玉。笋。秋。酌。之。作。以。靈。光。之。明。慧。此。書。當。不。落。說。部。乘。也。
花。月。痕。作。者。良。匪。淺。人。必。也。熟。讀。六。朝。又。三。唐。詩。乃。能。下。手。嘗。見。某。評。此。書。謂。其。文。氣。太。重。僕。不。贊。同。後。半。部。一。涉。神。仙。則。誠。無。足。觀。已。
余。嘗。爲。倫。理。小。說。李。寶。三。怪。竒。乃。幼。時。慈。母。燈。前。說。小。子。聽。者。立。意。至。佳。而。憤。懣。已。甚。良。屬。屏。脚。未。條。聖。州。至。於。絕。詞。之。工。拙。則。小。子。所。不。敢。自。夸。考。也。
稿。後。貯。於。某。某。圖。書。館。今。該。館。主。人。已。易。余。稱。延。

歐浦潮拾遺

第四回 善調排互認郎舅 假募化棄權母子

辣淘三個字。不知道斷送了老少好人家兒女。嬌芳的人。何嘗是壞貨就是出身。也很清白白個的。那天為了自己情慾。跑出去一問姊妹淘不好了。好端端底一個嬌芳。頓地變壞了。等待她回來時節。郭老頭已經回來了。嬌芳一副尋事面孔。向樓上一走。老郭也是自己情慾。

我比不得那些爛心老嫗說。我坐在戲園內。一心一意看戲。從不行留神別家開帳。說到這裏。忽然聽見老部長衫袋內。團團裏數出來。專門管人。說到這裏。忽然大提防他手快眼快。已把袋裡的東西搶了去了。却掉手過去一抽。老郭不提防他手快眼快。已把袋裡的東西搶了去了。却原來是幾塊香雲縐紗的樣子。嬌芳羞聲問道。這東西要來何用。誰叫你勢的。老郭吞吞吐吐道。不是人家託我買。那是老郭的妻子。從廣東帶的。叫我替她去兜攬呢。嬌芳道。你到兼做了拐賣了。

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

寓小東門診下柁村弄廿九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明醫士爲黎文淵君之高足山家學淵源爲滋蘭先生
孫壽卿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柁村弄中急欲交臂存
人求治者莫不到病除有口皆稱柁病者幸勿交臂存
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幹臣
金百川 余伯陶 殷受田

楊慶田

來事。艱難千萬。倍於此時。而兄顯獨任之。決計
。平日固常言之。今日之所以脆腕伸引重言往日所
蜜黃誤之故。致生他心。故未以慰妹言。兄與妹
請示辦法。因未回信。故未向妹言。不久事
晚白。此時絳香已屢催晚哥。是以草草責實。墨
催成墨未濃也。絳香急取書。晚哥尚欲細看一過。
向晚哥曰。恐來中有錯誤。懼主一日之數困耶。乃知
者數日。每日至來中者。甚有一日之數困耶。絳香
秋顏。既不獲見。意欲憑絳香爲筆談。絳香亦以爲
。推之晚哥。探之理。皆非過。故甘爲之情中寫
哥又至晚哥處。樂不可支。謂晚哥曰。明日。公子
。論絳之勞。必當解纜以酬功。特何必明日。弟
必許重酬。婢子始肯爲報章笥尼。晚哥曰。姊當留

将杖

六宅藏有西施廟目軍中之三退。自稱平民。方是真正之革命黨。荷貪戀權位。染指將軍。謂非謀殺。自應謀殺。我來放信。而尚謂然自以。孫民水火爲己任。無怪爲前清走狗。自稱奴才之大。先交一肆口譏誚。端午屆矣本報業在其中未能免俗茲擬出端午專刊號深望閱報諸君鑒察。諸君如有所歡迎。上海探園中之掌故固已有尊家紀載然貴園有連帶關係之人物物品素無專著譬如老福興之滷汁麵及精緻筵席和四四大殿前之東櫟概實貴黨人之口吻等等皆有可紀之價值如有此類文字見惠當律以現金報酬